

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秋天是最具情怀的季节。“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豁达智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阔豪迈，“盈盈秋水，一叶知秋”的沉静淡远……唯有秋色能让我们的眼睛和心灵在四季轮回里，感受到沉稳、成熟。

我和秋天有个约会。如果你有时间出去走走，斑驳的秋色在风中摇曳，在脚下翻滚，在短墙上冲你微笑，会让你觉得秋天是一个梦、一个童话。你一定要放慢脚步，和每一棵树对话，和每一片落叶深情对视。那些静静飘落的黄叶，是秋天写给岁月的情书，它在温柔诉说：你和我相逢在灿烂的季节。

秋天来了，这里编发几篇与秋天有关的文章，让我们一起感受秋之壮阔、秋之静美，尽情享受秋之色彩盛宴。

秋天的树

□砚青

终于把自己
站成一棵秋天的大树
那些嫩绿、翠绿、浓绿
已然是逝去的韶光
而你依然没有来

不过没关系
当等待成为一种习惯
这就不再重要
甚至有时，我要努力
才会恍然记起原来是在等你

我想我老了
当那些青春的心事不复葱茏
像枯黄斑驳的叶
总有一天会变成脚下的泥土
我想我已经没有激情
再说爱
说思念
说会一直等你

即使有那么一天
你无视地经过我的身旁
我想我也不会
再激动不已再春心荡漾
也当然不会，暗自神伤

这棵秋天的大树
一定还会微笑的
用你无法察觉的方式
平静地温暖
你站立的这一小块土地
在枯枝落尽的冬季
在无处躲藏的寒意和惯于
在那个季节肆虐的风里
在人们看不到的地下
我的根须
总会有那么一丝丝温热
它能支撑我，艰难地
从寒冬走向暖春

遇见秋

□安小悠

我一直觉得城市是穿着铠甲的，而且这铠甲太过厚重，以至将四季的更替都拒之门外。所以在城市待久了，我们会迷失在它的粉红柳绿中，忘记了季节本来的颜色。

今年第一次遇见秋，是在中秋节前夕的一个清晨，我骑着电动车回老家。行走在漯李路上，空气很凉，秋寒透过单薄的衣衫，直往身体里钻。道路两旁的白杨树，竟然不知何时褪去了丰盈的绿色，变成纯粹的黄色，树叶围着树干，落了厚厚一层。车轮从上面碾过，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不时有霜露聚结成珠，滴下来，砸在脸上，像雨。

遇见落叶，就是秋。落叶总是最先叩响秋天的大门，所谓一叶知秋，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关于落叶，忽然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学大师朱光潜不让学生清扫院子里的落叶，他的理由是：“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没有人能比他更爱落叶了。

落叶缤纷，才是秋天该有的样子。乡村的落

叶在地上，秋天一到，不管是道路两旁还是院子里，都铺满落叶。然而城市的落叶，刚落地就会被勤劳的环卫工收纳进环卫车里，没有落叶的道路很干净，却总是少了点秋天的味道。

我骑得很慢，偶尔抬头，可以看见清晨橘色的光线在枝叶间游走。夏天的时候，我也常常在这条路上行走，那时候白杨丰茂，绿荫成海，午后直射的阳光也穿不透，除非偶尔有风，光线才能择机溜进来，也只是在柏油路面投上几粒光斑，倏忽间就不见了。也常听见啾啾鸟鸣，却看不见鸟儿，它们和蝉都藏匿在绿叶深处。如今，树叶凋落，才看见它们的鸟巢，偌大的一个家，像是凌驾在树杈之上的空中楼阁。

秋天的白杨，笔直而硕长，立在风里，像个美少年。看见了鸟巢，已经不见鸟儿，它们应该早在秋风第一次吹起的时候就已结伴南下，届时已经到了另一个家了吧！

植物总是最先感知秋意。而乡村的植物更加敏感，他们不贪恋城市的余温和灯火，只要季节的指令一到，它们就按部就班，从春天萌出的第一颗嫩芽到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一阵风过，一片叶子便与另一片叶子在枝头话别，蚂蚁备够过冬的粮食，最后一次来到草窠里，与一棵树相约

了明年春天再见。

道路的两边是田地，由于机械化的普及，玉米和大豆被早早收割，此刻的田地显得空旷而深远，那远方白杨树的剪影层层，在秋雾迷离的清晨，像绵延的山峦。奇怪的是，我并未听到蚰蚰的叫声，这样的季节，该是它们最“嚣张”的时候，可它们却沉默了。许是人们在收割的同时，机器一过，粮食归仓，秸秆被一并放倒粉碎，蚰蚰们失去了乐园，它们或许躲在零星的角落，生命依然鲜活，只是无力再唱歌。

我继续前行，路过颍河，是一条秋天的河流，被清晨的阳光笼罩着，清澈的河面，有流动的云彩，两岸的水草借着风，将自己的领地无限地向河面蔓延，隔着河流彼此招摇。芦苇也变成枯黄色，丛中好似有芦花飞过；有两个垂钓者，静静地立在岸边，不知是在等鱼儿上钩，还是在等秋来？

过了颍河，不久就到了老家。家家户户门前院内，都堆着粮食，在一堆金灿灿的玉米旁，我看见一个小男孩，他端坐在清晨的光线里，脚下偎着一只小花狗，边上还有两只啄食的小鸡，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串火红的辣椒。在这个秋日的清晨，我并没有遇见花，却仿佛看见了花开。

进玉米地，有青纱帐的掩护方得以逃脱，要不一顿鞋底是要挨的，不过后来还是听说这爷们站在当街骂了半天。

孩子干的讨人待见的事儿，是挖田鼠洞。这很招大人喜欢，田地里干活的大人看见几个扛着铁锹的毛孩子，远远地就会打招呼，让挖自己地里的鼠洞。挖鼠洞是为了刨出来里面的粮食换零食。有时挖了一大片地还没挖出粮食，便会没有了耐性，骂上两句“臭老鼠，挖个窝还挖这么深！”然后男孩子几泡尿同时浇上去，转战其他鼠洞。挖着粮食了，便会拿这些粮食换“焦果”（焦果就是一种玉米类膨化食品）。因为膨化食品极轻，一点粮食能换来一大堆焦果，我们这些毛孩子们都很乐意。

在玉米垛上冲锋陷阵，一群小毛孩攻占另一群小毛孩的“山头”，手执玉米秆，那神气不逊于关公挥舞青龙偃月刀。如果没有意外，比如把秸秆垛掀翻或是哪个不经打的哭哭啼啼叫了家长，一般不会“止戈”的。直到炊烟袅袅升起，直到夜色笼罩下，直到村子上空荡漾着各种腔调的召唤——“妞儿嘞，回家喝汤……”就在这荡漾着的召唤声中，秋收结束，秋种开始，等待下一次收获。

故乡秋收

□赵焕芳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好多年没有进田地劳作了。一想起农忙，眼前就会浮现一望无际密密麻麻的玉米地。记忆中，农家的收获季节，有辛苦，有汗水，也有快乐。

农忙时节的黄昏，不时有拖拉机轰鸣。在一个农家小院，屋子的粮垛上睡着一个脏兮兮的孩子，十五瓦的灯泡就擦着她的头悬挂着，黑白电视机还在吱吱呀呀响着。也许父母推门而进，唤了半天乳名也没能唤醒她起来吃饭。也许父母还在地里收割，她的肚子咕咕噜噜地叫着，然而还在沉睡。但也有时候，听到熟悉的由远及近的拖拉机声音，她会跳下粮垛，拿起手电，打开院门，迎接自己父母的归来。通常是不会错的，因为每个孩子都能辨别自己家拖拉机的轰鸣。

她就是曾经的我。

路上都是晾晒的粮食、洒落的秸秆，当然还有让我骑自行车摔倒过无数次的玉米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河岸沟畔，到处都是秸秆，一垛一垛犹如

小山。到处都是蟋蟀和捕食蟋蟀的家鸡。空气中弥漫着的，是拖拉机柴油和青黄秸秆的味道。路上走过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农人，等了好久，却没有自己的父母。

当然，秋收也有自己的欢乐。比如捉蚂蚱、蟋蟀，大都是喂鸡的。蚂蚱也可以烧着吃，味道最好的是一种叫“老扁头”的蚂蚱，一肚子油水。蟋蟀有圆头扁头之分，扁头很像戴着大檐帽，所以称为军官。用狗尾巴草往它们脖子上一穿，无论如何也跑不了，这样拎着两串，对于孩童是极光荣的事情。有趣的还有祖母的草帽，她老人家自己用麦秸编的塔形草帽，把蚂蚱头往每一层的小洞里一塞，它们使劲后退着却拔不出来。这样祖母便会顶着一头我插满蚂蚱的草帽回家。实在无聊了，捉一只健壮的“老飞头”蚂蚱，扯下一条大腿，轻轻一牵里面的筋络，小腿、爪子便会伸缩。不过现在想来，似乎有些残忍。

胆子壮一些，便去偷人家的红薯和嫩玉米。至今为止，没有吃过比灶坑里烧的红薯更美味的食物了，若是白瓤的就更棒了，沙甜的噁人。用胶泥垛个小炉子，铁皮文具盒当烙板，偷点油一炒，美滋滋的。但是少不了被农人发现，遇上脾气好的，会教训一通，没收赃物；曾遇到一个脾气不好的，高举着鞋子追了我二里路，幸亏我钻

秋日书简

□若木

雪儿，如晤
我相信相思是有颜色的
那么，就给我点颜色看看吧
我想要你雪白的白
枫叶的红，大海的蓝
我想要你整个人，整颗心
不要和我讲道理
对你，我蛮不讲理
仅有温柔是不够的
适当的时候，还需要
加入一些暴力

那清水已在石头上开出了花
太阳升起时
人间有辽阔的阴影
我知道，万物都有阴影
我只想为你奉上我
明亮的一面，绚丽的一面

我相信相思是有颜色的
雪儿，给我点颜色看看吧

